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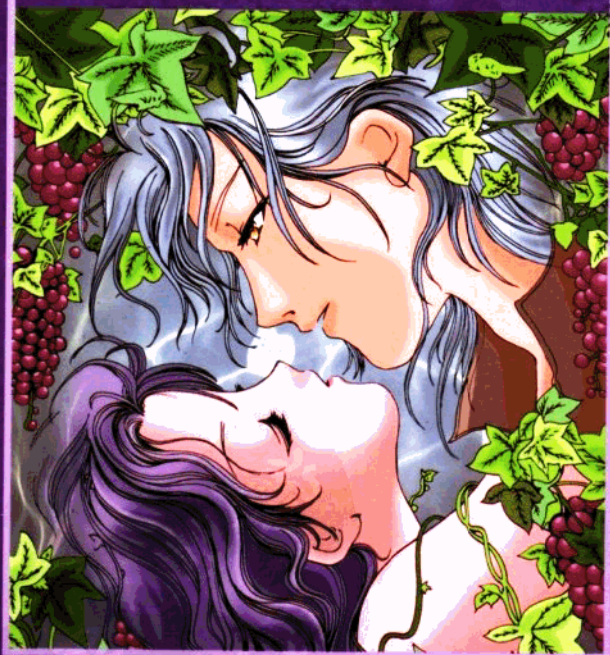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阴谋与爱情

Yin Hou Yu Ai Qing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前 言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是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席勒出生于从德意志中分离出来的封建小邦——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城。父亲原是外科医生，后来当过小军官；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席勒七岁时，全家迁居公爵行宫所在地路德维希堡，使他有机会见识到剧场，唤起他对戏剧的兴趣。1773年，其父奉公爵之命，将席勒送进一所军事学校。八年严酷的军校生活，与家庭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但在青年心理学教师阿贝尔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席勒暗中阅读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和其他一些“狂飙突进”诗人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

在毕业前两年，他偷偷地写下了具有强烈反专制主义思想的剧本《强盗》。1782年，《强盗》首次公演，轰动一时。

1783年，他创作了青年时代最成熟的剧本《阴谋与爱情》，从此蜚声文坛，并且被曼海姆剧团聘为剧团作家。第二年，《阴谋与爱情》上演，又获巨大成功。

1785年3月席勒到了莱比锡，在农村，他写出了著名长诗《欢乐颂》，歌唱爱情与友谊，号召人们

相亲相爱。这首名诗，有几节诗句后来被贝多芬选进他的《第九交响曲》中作歌词，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1787年7月起，席勒在魏玛潜心研究希腊文学和历史，并陆续写出了长诗《希腊群神》和《艺术家》，以及历史著作《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

他在魏玛结识了歌德，成为德国文学史上动人的一章。他和歌德一起写了许多著名的叙事歌和讽刺短诗。由于歌德的鼓励，席勒还完成了大型历史剧《瓦伦斯坦》，展现了德国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历史画面。席勒的戏剧代表作还有《唐·卡洛斯》、《玛丽·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和《威廉·退尔》等。

席勒还写过许多哲学和美学著作。著名的有《美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

席勒在很长的时间里受着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他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为了增加收入而拼命写作，以致累坏了身体，终于在1805年5月9日晚逝世，年仅46岁。逝世前，他正以一个俄国题材写一出新剧《德梅特里乌斯》，从留下的片段看，它可能成为又一部杰作。

席勒读过我国明代小说《好逑传》的德译本，赞誉这本原著是“叙事艺术的杰出成果”，但对译文很不满意，曾动笔重译，可惜未能完成。席勒在诗

集中收有《孔夫子的箴言》一诗。他还根据意大利作家戈齐的作品改编了一部有关中国的戏剧《杜兰朵,中国公主》,抒发了他对中国被压迫妇女的同情。

《阴谋与爱情》讲述了一个平民女儿与贵族男子的爱情及其如何被阴谋所破坏的故事,反映了进步青年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席勒在这部作品中,竭力揭露德国封建贵族阶级的腐败和罪恶。剧中的故事,很多直接取材于德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例如出卖壮丁一事,就是符腾堡欧根公爵的真实的罪行。

席勒戏剧很早就被介绍到我国来了,曾对郭沫若、田汉、李健吾等戏剧家产生过影响。《阴谋与爱情》有不只一种的中译本,中国话剧团曾把它移植到我国舞台上,1959年在北京上演,后又在上海上演。根据本剧摄制的德国同名电影,也曾在我国各地放映,受到我国观众的好评。

编者

2001年10月



我们要讲的这个平民女儿和宰相儿子的恋爱故事，是一场悲剧，它发生在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即“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公元962—1806年）晚期。

神圣罗马帝国由许多大大小小的邦国，即王国、选帝侯国（有权选举皇帝的诸侯国）、公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等组成。大约三百个互不相关的邦国彼此独立，名义上只服从皇帝和帝国联邦议会的权力，但实际上这种权力几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各邦国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互相频频交战。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日益强大，皇权不断衰落。即便是平时，帝国也被内部纷争搞得四分五裂；到了战时，总有某些邦国与敌国结成同盟，公开地同自己的皇帝作战。至于联邦会议，它的使命是限制皇帝的权力，它经常召开会议，但可以说从未取得过与帝国大事相关的实际结果。来自各邦国的议会代表们，每次参加由帝国代表主持的联邦议会会议时，或者为特权争吵不休，或者讨论一些无谓的礼节问题。例如，甲男爵使团的地位是否应该比乙男爵使团的地位高些，而那些使团往往是由男爵儿子的家庭教师和老仆人或年迈的森林看护者组成；议会甚至还讨论如此微不足道的事：一个帝国自由市的代表是否不必等待另一城市的代表表示欢迎便可先行向他致敬。



到了17世纪以后，神圣罗马帝国政治上进一步分裂，经济凋敝，远远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所谓“帝国”早已是有名无实。

邦国的统治者——王公贵族们，对帝国的皇帝无不或明或暗地搞独立，对其臣民则专横残忍，几乎个个都是暴君。

在我们要讲的故事里，某公国的统治者——公爵只是个不出场的幕后人物，但平民女儿和宰相儿子的恋爱悲剧，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这个公爵的罪恶，更反映了当时德国宫廷贵族与市民之间矛盾的社会状况。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乐师米勒住在公国的都城，他为人正直，性格豪爽。米勒有个女儿，名叫露易丝。露易丝非常美丽，而且温柔善良。让米勒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公国宰相瓦尔特的儿子斐迪南·冯·瓦尔特男爵爱上了露易丝。这成了他的一件烦心事。斐迪南有少校军衔，虽说没有什么坏名声，但米勒深知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级界限是难以打破的。他认为露易丝和斐迪南的恋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反对他们俩来往。

一天早上，米勒在家里拉了一会儿大提琴，想到女儿的终身大事，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他已无心练琴，从靠椅上站起来，把大提琴搁在一边，在房间里快步踱来踱去。米勒夫人刚起身，还穿着睡衣靠桌子坐着喝咖啡。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事情严重了。我女儿和那个公子的事已闹得满城风雨。我的家就要倒霉了。听说宰相也得到了风声。哎，只有一刀两段，我不许这个贵公子再进我的门。”

她夫人听了丈夫这样的话，放下手里的咖啡杯，反驳道：“又



不是你引他上门来的，也不是你把女儿硬推到他身边去的。”

和丈夫完全不同，对女儿能有幸攀上宰相家这门高亲，她是十分高兴的。

米勒的火气依然未减：“没有引他进门，没有把女儿推到他身边去，谁理会这个？我是一家之主，我本来应该多管管我的女儿，我本来应该多给那个少校一点颜色看，要不然也该早早跑去找他的父亲大人，把事情告诉他。这个年轻的男爵只要一番叱骂就可以把他撵出去，我应该知道的啊！一切都怪我。”

他夫人啜了一口咖啡，不紧不慢地说：“笑话！废话！什么一切都怪你？谁能够奈何你？你还是干你的本行去吧，多找一些学生把他们纠合到一起拉拉琴吧。”

“你到底想过没有，事情究竟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娶我们的女儿，他做得到吗？结婚既然根本谈不上，只好做他的——上帝在上！这样说吧，一个王孙公子东溜西荡，鬼知道他怎样花天酒地。他早已成了情场老手。当他尝遍美酒佳酿后，我的这位饮客当然也不妨尝一口河水。你要当心！你要当心！即使你在每一个门沿都安上一只眼睛，每一个墙角都布上一个岗哨，他也会当着你的面把她骗走；玩她一次，把她甩了，姑娘就一辈子挨人家笑骂，嫁不出去。或者还因为这种遭遇就沉沦，开始了这门营生，索性干下去。”米勒越说越激动，他用拳头拍击额头，大声喊道：“耶稣基督啊！”

“慈悲的上帝，保佑我们吧！”夫人站起身，也祈祷起来。

米勒反倒坐定在靠椅上，他今天决心要说服妻子：“真是需要保佑。这样一个花花公子难道还会留心别的事情吗？我们的姑娘是漂亮的，身材苗条，步履轻盈。至于脑袋里面是什么样子，那就无所谓了。一般人看你们女人总不管这方面，只有上帝才不



肯忽略内在美。人总是人，我是应该知道的呀。”

“你应该看一看那位公子写给你女儿的那些美妙的书信。事情是明明白白的，看了之后你就会发觉，他所看重的完全是她那美丽的灵魂。”

“他的可恶就正是因为这个！谁要打漂亮肉体的主意，就让他花言巧语做他的差使。我自己当初是怎样做的？甜言蜜语诉说心事，讲完了，说好了，肉体就百依百顺了。奴仆学老爷，银色的月亮结果不过是做了媒婆。”

夫人还是坚持夸奖那位斐迪南男爵：“你也该先看一眼少校先生送到家里来的那些辉煌的书本。你的女儿常拿这些书来做祷告。”

“嘘——嘿！祷告！得了吧，把这些废料全扔到火里去吧！我的女儿啊！天知道她把什么欺人妄语都一古脑儿吸进去，然后就像西班牙苍蝇一样进了血管，连我做父亲的辛辛苦苦保持着的一点点基督教精神也被糟蹋得七零八落了。把这些东西扔到火里去！那个丫头脑子里装满了不知道的一些鬼东西，它们把她勾引上邪路，在花花世界里游游荡荡，结果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老家；而且忘掉她的父亲，甚至为了他是个小小的提琴师而觉得可耻。最后，还要使我将来不可能得到一个精明正直的女婿，一个会热心照顾我利益的好女婿。不行！上帝惩罚我！”

他从靠椅上跳了起来，气冲冲地继续嚷道：“那个少校，对，如果那个少校再进我家门，我要叫他立即滚出去。”米勒边说边迈开大步往门口走去。

“文雅一点，米勒！光是那些礼物就能让我们变换多少钱啊！这，难道你不知道吗？”

米勒猛地回转身，站在她面前，话音更响了：“要拿我女儿



去换钱吗？见你的鬼去吧，你真是个不要脸的鸨母！我宁可拿着我的小提琴沿街乞讨，靠开音乐会换一口热饭吃；宁可砸碎我的大提琴，把大粪浇上回音板。也总比花我独生女儿拿灵魂和幸福换来的钱好受些。我要戒掉那该死的咖啡，戒掉鼻烟，你就用不着到市场上去出卖你女儿的面孔了。这个鬼头鬼脑的坏蛋没有到我屋子里来东嗅西摸以前，我一样吃得饱饱的，身上也总有一件好衬衫。”

米勒夫人见丈夫这模样，也有点软了下来：“你不要轻举妄动！你看你现在一团怒火！我不过是说，我们不要触犯那位少校先生，因为他毕竟是宰相的儿子。”

“难也正是难在这里。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一定要赶在今天把事情说个明白！如果宰相老爷是一个贤明的父亲，他还得感谢我呢。你把我那件红色天鹅绒外套刷干净，我要去谒见他大老爷。我要对他说：您的公子看中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够不上做您公子的夫人，可是做您公子的姘妇，我决不会答应，我的女儿对我来说太宝贵了。事情就此了结！本人姓米勒。”

就在米勒夫妇俩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说得肝火正旺的时候，忽听有人在敲门。敲门声缓而不急，似乎要让人感到敲门者是个很有礼貌的绅士。米勒夫人开了门，只见一位戴着礼帽握着手杖的男子，未进门便摘帽行礼问好。来者是宰相的秘书伍尔牧，他是米勒家的远亲，早已为露易丝的美貌倾倒，希望有朝一日能娶其为妻。虽然露易丝从来就没对他有过什么好感，但他并不死心。

“啊，早安，秘书先生！又有机会和您见面了，真是快乐。”米勒夫人满脸堆笑，把伍尔牧让进了房。



“亲爱的表嫂！我为此深表谢意！”伍尔牧也听说宰相老爷的公子是米勒家的座上客，想到此他一肚子的嫉妒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亲爱的表嫂，我知道你不会因为有了高贵的骑士上门，我这份平民的快乐对你就无所谓了。”

“您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啊，秘书先生！瓦尔特少校先生的光临当然使我们感到荣幸万分，但是我们却不会因此轻视任何人。”

米勒看到伍尔牧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他毕竟与自己沾亲带故，既然上门来，总得以礼相待。“给客人搬椅子来啊，老婆子！我的老乡，请把外衣脱了吧。”

伍尔牧放下帽子和手杖，脱了外衣，坐下后，吞吞吐吐地说：“谢谢，乐师先生！好吧！好吧！我那个未来的，或者不如说我那个过去的那个人儿好吗？我希望她……也许我可以一见露易丝小姐吗？”

“谢谢您一直牵挂着她，秘书先生！你当然可以来看看我女儿，她可是个一点也不高傲的孩子。”米勒夫人说。

米勒生气地用胳膊肘撞了撞她，喃喃地说了声：“老婆子！”

“真是抱歉，她现在不能招待您。我的女儿刚刚做礼拜去了。”

伍尔牧说：“我很高兴，很高兴。我未来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真是太好了！”

米勒夫人笑咪咪的，尽量想显出高雅的样子：“是的，可是，秘书先生……”

妻子的一脸蠢相使米勒感到非常狼狈，他一把扭住她的耳朵，骂道：“你这个老婆子！”

可是他夫人并不买账，她挣脱米勒的手，继续说：“如果我家能够在其他方面替您效劳的话，我们是十分高兴的，秘书先生……”



“谢谢您能在任何别的方面……多谢多谢！嘿！嘿！嘿！嘿！”伍尔牧媚笑几声，双眼闪着虚伪。

“可是，秘书先生，你自己也一定看得很清楚……”米勒夫人停顿片刻，不管满面怒容的丈夫一个劲地推她的背，又接着说：“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做母亲的总不应该挡住她独生女儿的幸福吧。您也许可以猜得中我的心事，秘书先生。”说完，她扬起头，一副自豪的样子。

伍尔牧不安地在椅子上转，抓抓耳朵又扯扯袖口和衣襟：“猜得中吗？不行吧。啊哟，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唔，唔，我不过是想……我以为，上帝的的确确要把我的女儿培养成为一个贵夫人。”

伍尔牧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您在说什么呀？您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表嫂！”

米勒说：“坐下吧！坐下吧，秘书先生！这个女人是一个胡涂虫。哪里有什么贵夫人？哪一只驴子会因为她的这些胡言乱语竖起它的长耳朵？”乐师不希望在伍尔牧面前提及斐迪南男爵在追他女儿的事。

可是这个女人还是不住口：“骂吧，随你骂多久吧。我相信，反正我相信——斐迪南少校先生说过的话，总归是算数的。”

米勒勃然大怒，抓起他的大提琴恨不得要揍他的女人：“你还不闭嘴？你这个女人，你的脑瓜要尝一尝大提琴的味道吗？滚你的，到厨房里去！”然后，他转身对伍尔牧说：“老乡！别理她！您总不会把我看做一个蠢货，愿意拿女儿来作向上爬的本钱吧？您不会把我当成这种人吧，秘书先生？”

“我可没有把您当成这种人呀，乐师先生！您一直是一个说话算数的汉子。我爱你的女儿。您知道，我有一份差事，这份差



事养得起一个好的主妇；宰相对我很好，只要我好好干，不愁他不提拔我。您知道，我对露易丝小姐的爱是真诚的，我要娶她。万一您上了一个吹牛皮的花花公子的当……”

米勒夫人迫不及待地插话：“伍尔牧秘书先生！如果你还让别人提意见的话，就请你多注意礼貌。”

米勒又举起了他的大提琴：“闭上你的嘴，你这个女人！”

伍尔牧望着乐师夫妇，尴尬极了。

“您放心吧，我的老乡！事情没有变化。”米勒对他说：“去年秋天我答应您的话，今天就再重复一遍，我不会强迫我的女儿。如果您合她的心意——好得很，那她就会考虑同您一道过幸福的生活；如果她摇头，那更好——我愿意这样说，这是以上帝的名义。您把遭到的拒绝收起来，同我这个做父亲的一起喝上一瓶酒就一走了之。是否打算同您一道生活的是我的女儿，不是我。我为什么要勉强她接受一个不合她口味的丈夫呢？我已经老了，我不希望在我这把年纪还让恶毒的敌人弄得我喝一杯酒、吃一口汤都会听到这样的话：你是个糟蹋自己孩子的混账东西。”

米勒夫人：“话要说得干脆，我决不答应这样做。我的女儿是生成的富贵命，如果我的丈夫听信别人的废话，我就上法院去。”

米勒说：“你想我打折你的手脚吗，长舌妇？”

伍尔牧凑近米勒说：“对女儿来讲，父亲的意见总是很有分量的，希望您能够充分认识我这个人，米勒先生。”

米勒瞪了他一眼：“我看你是让雷给打昏了！认识您的应该是我女儿。我愿意丝毫不差地告诉您，据我这个唠叨的老头子对您观察的结果，您可真不对年轻姑娘的胃口。说句知心话，我的老乡，我一向是个粗笨的、直心肠的德国人。我出的主意未必会得到您的感谢：我决不会劝说我的女儿嫁给某某人，可是我要



劝告我的女儿不要嫁给您。”

乐师见伍尔牧听得一愣一愣的，更来劲了：“秘书先生！请让我说完吧！一个恋爱中的男人要找姑娘的父亲来帮忙，那么，对不起，我认为他这种人就一钱不值了。如果他还有点出息，他应该觉得，通过老人的门路把自己推销给他所爱的女人是可耻的。要是他没有求爱的勇气，那他就是一个懦夫；这样的懦夫不能指望有一个像露易丝这样的姑娘会嫁给他。一个男人，如果要背着父亲向女儿提出求婚，那他就必须使得小姑娘爱你爱得死去活来，宁可把她的父母气得要死，也不肯错过这个爱人。甚至跑来跪在父亲跟前呼天抢地地赖死，要求老爸答应她嫁给她心上惟一的那个人。这样的男人我才承认他是个好汉！这才叫恋爱！谁不能在女人身上做到这一步，他就只好乖乖地握住他的鹅毛笔管去吧。”——老头的意思是，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伍尔牧就只能在办公室做你的小秘书！

伍尔牧讨了个没趣，拿起帽子和手杖向房门走去。米勒的奚落，使他心里十分愤恨，他回过头来瞥了米勒一眼，不失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米勒先生！”

米勒慢慢地跟在离去的伍尔牧背后冷冷地说：“谢什么！谢什么呀？您可是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呀，秘书先生！”

然后他回转身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他的女人听：“他可能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就走了。只要我一看见这个文妖，我就像是吃了毒药。一个鬼鬼祟祟的、讨厌的家伙，这家伙好像是哪个走私商把他偷运到上帝的世界里来似的。那一双狡诈的小耗子眼睛、火红的头发、颧起来的下巴，好像老天的工作出了差错，发了狠，就把这件废品扔到墙角里去了。哼！要我把我的女儿送给一个这样的坏蛋，那她还不如……不行不行，上帝饶恕我吧！”



米勒夫人啐一口唾沫，恶狠狠地指着乐师：“狗东西！你的狗嘴别不干不净吧！”

米勒这时却并不在乎他女人的粗鲁，他眉头紧锁：“可是你也别再提你那位发瘟的公子，特别是在那个文妖面前！刚才你真是逗得我冒火。每逢你应该机灵一点的时候，你总是像个大傻瓜。什么‘人往高处走’，什么‘贵夫人’，那一番废话是什么意思呢？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多么忌讳他那种狐狸样的家伙吗？只要你透露一点风声，他明天就会在市场上传开去。他正是这样的一位师爷，东家串一串，西家转一转，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胡扯一通。万一马上报告公爵、夫人和宰相，那可就糟了！宰相老爷怎么会接受我们的女儿呢？等着瞧吧，咱们很可能免不了一场晦气！”

听了丈夫这些话，这一段日子来一直在做着美梦的女人，心里不由得有点发毛。

伍尔牧走后不久，他一心想见到的露易丝·米勒从教堂回来了。露易丝衣着朴素，但衫裙剪裁得体；她手里拿着一本《圣经》，步履轻盈，一头披洒在肩头的金发在微风中飘起。街上的男男女女见到她走来，都不由自主地会朝她看一眼——或是赞叹，或是羡慕，或是嫉妒。

露易丝一进家门，放下《圣经》，就走到米勒跟前，握他的手说：“你好，亲爱的爸爸。”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米勒看着宝贝女儿，亲切地说：“好，露易丝。我的孩子，你回来了。我很高兴你总是那么常常记着造物主，只要始终这样，他的手就一定总是会扶持你的。”

“哦，在慈悲的上帝面前，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啊，



爸爸！”

露易丝转身拥抱母亲，轻声地问道：“他来了没有，妈妈？”

“谁呀，我的孩子？”

“哦！瞧我这个人！我怎么就忘了世界上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人呢。我的头脑真是糊涂。”她息了息，凑在母亲耳边说：“他没有来吗？我是指斐迪南·瓦尔特。”

米勒抢在她妈妈之前严肃地说：“我以为，我的露易丝已经把这个名字留在教堂里了呢！哎！”说完，老头又叹了口气。

露易丝向心情愁闷的爸爸呆呆地看了一会，然后说：“我明白您的意思，爸爸，我感到你在我心里插进了一把刀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再也做不成祷告了，爸爸。上天和斐迪南分割了我已深受创伤的灵魂，我害怕，我害怕。”露易丝激动了，她不得不稍稍停了停才接着说：“可是，慈爱的爸爸！如果我们欣赏一幅画，因此忘掉了创作它的艺术家，那艺术家一定会认为这是对他最高的赞美。斐迪南是上帝的杰作。同样道理，由于我对上帝杰作无限的喜爱，使我竟把上帝也忽略了。爸爸，难道上帝会因此而不开心吗？”

米勒没想到自己钟爱的女儿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生气地栽在椅子上，无可奈何地说：“报应快到眼前了！这就是读了那些不信上帝的破书的结果啊！”

露易丝不安地踱到窗口前，自言自语：“他现在该在哪里呢？那些高雅的小姐，看着他的身影，听着他的谈话。而我却是一个卑微的、被遗忘掉的少女。”想到这儿，她自己不由得一怔，赶忙冲到父亲跟前：“宽恕我吧！亲爱的爸爸！我并不为我的命运哀叹，我不过是有点想他，这有什么妨碍呢。只要我可以吹送一阵让他舒心的和风，让他的面孔享受到一阵清凉！这样我就心



满意足了。我是一朵青春的小花，算是一朵紫罗兰吧。如果他踩上去，这朵花也甘心死在他脚下！爸爸！”

米勒为女儿的爱心所感动，他弯身靠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手遮住面孔。

露易丝蹲在父亲的身边继续诉说：“好爸爸。他可能不会知道，斐迪南是我的，生来就是给我的，是博爱的上帝为我的幸福创造出来的。”她站起身沉思地站着：“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的血液涌上了面孔，所有的脉管都跳得更愉快；每一下脉搏，每一次呼吸都在低语；正是他！当我的心认出了这个我一直盼望着的人儿的时候，它也向我证实：正是他！我感到这句话得到了整个世界的回响！那时，哦，那时我的灵魂里升起了第一道曙光，千万种青春的感情从我心中涌了起来，就像到了春天，大地上百花齐放一样。我再也看不见世界，可是我觉得，世界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美丽，我再也看不见上帝，可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

米勒赶到她面前，把她搂在胸前：“露易丝，我的宝贝，美丽的孩子！把我那老朽的脑瓜拿去吧，一切一切都拿去吧！可是那位少校，上帝作证我可永远不能够把他给你！”说完他转身出门去了。

露易丝望着父亲的背影，内心一片苦恼：“我也不想现在就得到他啊，爸爸！这一点露水似的时间，一场关于斐迪南的梦就可以把它痛快地喝干了。这一辈子我是不作此想了。以后，妈妈，以后，当差别的界限打破了的时候，当一切可恶的身份等级的外壳从我们身上剥落的时候，当人就是人的时候，我留下一身清白！爸爸不是反复说过吗，上帝降临的时候，什么装饰和体面的头衔都会一钱不值，只有纯洁心比什么都高贵。这样一来我就

